



樂函

序

賀張太守榮轉督糧序

賀張公祖榮轉序

賀張太守榮遷糧儲序

賀宋父母內轉序

賀錢父母榮膺內召序

賀朱父母榮膺內召序

賀太守張公祖初度序

賀王運使母石太夫人初度序

賀喬四尹辭職歸養序

賀謝念 榮膺藩理序

賀李慈岩長公昭慶榮鎮中甄序

賀趙普宇統練親丁序

賀謝雲樓榮襲祖秩序

賀良醫劉慶之遷喬膺獎序

詞序

賀劉司李分闈得士詞有序

賀郝父母分闈得士詞有序

賀節推李公祖初度詞有序

賀司馬陳公祖初度詞有序

賀劉鶴洲總鎮二東詞有序

賀侯將軍榮鎮通營詞有序

樂函

濟南

葉承宗奕繩著
葉承祧奕紹較

序

賀張太守榮轉督糧序

客過濟南而色喜焉士操觚于帷農服耒于野
商安于市廛毗聚于闐闐眎其郊關城言言水
湯湯眎其原野麥芄芄禾翼翼以為今之濟南
依然當年之濟南也抑知我郡守張公三季來

噓沫卵翼復顧恩勤興釐補救拮据經營所再造之濟南也。已卯之役章縫之彥食乏原憲之藜藿居鮮相如之立壁衿佩與殘編俱燼毛髮與禿穎全隻自非公銳則予食寒則予衣興復經閣倫堂以還勝槩特舉季考文社以復曠典則安得有今日之士錢鏹之夫數劍不足易一牛數刀不足易一犢鬻子女莫市斗種急官稅寧廢朝餐自非公助牛種而庶耜攸賴謹量衡而羨耗無侵晉黎老于庭而詢疾苦駕熊軾于

野而說桑田則安得有今日之農懋遷之子酒漿鞠璣人皆視為畏途代馬越禽客各懷其故土自非公加意招掾而操竒贏者旅至居心淡泊而權子母者無驚物價平而市無囂訟寇宄靖而旅無梗塗則安得有今日之商流離之夫蜚鴻集澤莫必百堵之興采菑給餐不克半菽之飽自非公廣設粥廠濟矜寡之晨炊月蠲俸錢資疲瘡之舉火迂馳鞭朴省殘黎之五辭局設刀圭拯困氓之二豎則安得有今日之眊且

也土人竊發于龍山劇寇蔓延于商河畔逆猝
起于武定州野羣不逞之徒聳風響應小民心
傷曲木遐邇震驚自非公親提一旅搜平陵而
渠魁授首捷砮橋而亂黨絕踪火趙店而逆氛
底定則安得有今日之濟南則是公大有造我
濟南而濟南人士不能一日離公也故事二千
石循卓有聲則登其級而久任焉其或保境息
民銷萌禦侮則不次顯擢以旌厥伐公既克奏
膚功矣迺朝廷以濟南人士習公教政匪超遷

無以酌勲遽內轉又無以久化則今督糧之任
正欲廣其澤于六郡而實留其身於濟南遲公
以銓衡鼎鉉之司正大慰我父老子弟之望也
况以公長才向當治郡既以樽俎為折衝今方
筦儲何難催科寓撫字今者齊方得歲百穀用
登萬艘雲屯計日報晷行將長藩臬岳節鉞濟
南人士庶得長徼公厚庇乎民用咸康迺陟揆
席殲奴靖寇翊佐中興無寧茲濟南良二千石
將與華峯灤水鼎列而三矣其在于古誰其方

馬先是吾鄙二三子纂輯邑乘惟公實總厥成
我儕迺得徧閱載籍知我濟南代有賢守而惟
公為最公之躬殲寇盜非李隨兵討祿山之烈
乎公之注意平反非范純仁寬釋纍囚之澤乎
公之修郡庠建衙宇非曾子固作橋梁徙傳舍
之功乎崔公亮之守濟也修城堞建倉庾公之
築濬有馬白公行順之守濟也撫流移恤災獨
公之蠲賑有馬徐公榜之守濟也恤良民愛屬
吏公之寬仁有馬樊公大瀛之守濟也修學宮

興文社公之造士有馬昔人各據其一美而公
克集其兼長昔人時當其承平而公適際其多
難獨能左且右有恢恢游刃有餘也所以大有
造我濟南而濟南人士不能一日離公也公之
功及三十邑化被百八城余小子識不出閭閻
僅述濟南戴德者如此至于二三子刀俎餘生
沐公滋培如暎條沃霖雨涸鮒游東溟不知所
報矣今日之舉蓋為東人志慶哉非直以二三
子也

賀張公祖榮轉序

代吏部尚書謝亨華

公之治濟南也益三載云先是己卯之役東國甫脫兵燹天子軫念此一方民思得良二千石遣鎮撫之濟南素稱仕國比及是時而天下薦紳君子心驚曲木率視如九折畏途當事者難其人會公以留都大宗伯郎政成報最左右以其名上天子曰可公聞命即叱馭宵征千里間關冒險而至濟南爾時濟南三十城蹂躪強半而歷下為尤甚蜚鴻在野挺鹿生郊畝盡石田

邑皆隳壁民怵風霍一夜數驚骨化青燐連宵作泣加以堂皇惟餘召菱公帑祇遺范塵經營半窮于空炊撫字猶嗟于畫餅為之守者厥惟難哉公毅然曰是不難爰廼恤子遺招流疇拊嫠孤飯行葦通商賈戢豪彊修陴隍設械備饗殮弗給取伯道家來之米賑施攸需蠲原思清俸之錢凡此三年中諸如綏良誅暴簡訟息爭急難惠窮興利釐弊修廢舉墜保境和民益已不遺餘力矣而其功烈最大者無如勦畔一事

商河之役奏捷砮橋無隸之役建功趙店比歲
以來大小數十戰勦撫互用戰守得宜四境以
安民勞以息大中丞直指使者錄厥功勞上之
天子天子曰此非向所簡良二千石與今果至
于斯濟南寇氛漸熄而目今急務莫如糧儲其
以某遣于是壬午四月廼拜督糧之命濟南郡
丞別駕司李諸君不遠千里問序于余余不獲
辭廼言曰今之郡守在漢所謂二千石也今皇
帝雅意復古致隆師帥之任于是有以柏臺梧

掖出典大郡者誠重之也唯是今之事勢較殊
于昔故今之功烈百倍于前即如漢時二千石
嵩城數百里生殺唯命朝廷不中制是以豪杰
得一意圖功今則臨之以監司督之以臺使者
動有稟承即欲為所欲為安能勝任而愉快乎
且昔二千石居則治民出則典兵蒼頭奮擊夾
衛于朱幡熊軾下者率千百人今則取材吏胥
易刀筆為戈矛即時督鋒騎壯士又非素所拊
循子弟自非威信夙著安能得其用命乎且昔

二千石農桑時勸霑冕行春存問長老與民休息今四郊多壘擁旌輦而稱節鎮者偃息在牀未聞率其師殲其寇而唯五馬貴人今日征龍山明日援商河又明日下武定雖公之威畧克勝然亦可謂從事獨賢矣蓋唯公文武兼資威惠交濟故能克奏膚功立膺懋爵即今齊方得歲來牟將受厥明而雨暘時若廼亦有秋公以撫字為催科行將萬艘雲屯軍需用裕天子聿之母亦曰此非向所簡良二千石與今復至于斯浸假而授節鉞晉揆席靖匪茹清蠹爾拭目俟之矣則今茲一舉為東民樂更生為朝廷慶得人余不佞不敢以桑梓私誼從諛公前也郡丞別駕司李諸君與公共事久克成厥功余故喜談而樂道之不揣固陋而為之序

賀張太守榮遷糧儲序代王給事

余家安德距會城二百里

夙夜侍掖

垣執掌無家食時即公守濟南三載余弗獲朝夕晤教然兒子輩從濟南來長安余未嘗不詢

公起居且稔聿公之德政也曰流眈復與曰公多方揀之矣行葺安與曰公設厰賑之矣遺路掩與曰公置地瘞之矣城池修與曰公增築三丈廣濬數千尺矣械器備與曰斧鉞弓矢炮銃火藥皆出俸錢儲之矣而最後又聿匹馬靖龍山之寇奇兵解商河之圍火攻殲武定之叛無不冒矢石躬甲冑撫要脅殛渠魁古所稱得一賢守足當萬人師者公之謂矣三載報績爰有今命濟南三十城長吏千里來請予言且貽書

曰三十輻為一轂非轂則輻無以行三十日為一月非月則日無其功公于三十城則轂之行輻而月之運日也已亞之役濟南三十城甚者墮疆邑次者躡郊關縱橫數百里曾無寧宇加以天行洊災旱疫頻仍炒野羣不逞之徒殺人于貨何地幾有二三下吏仰惕功令則亟催科俯訾民艱又殷撫字周章拮据莫知適從賴我公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匪手攜之言示之事諸如設粥厰以惠殘黎正衡量以杜羨耗修陴隍

公起居且稔聿公之德政也曰流眈復與曰公多方揀之矣行葺安與曰公設厰賑之矣遺路掩與曰公置地瘞之矣城池修與曰公增築三丈廣濬數千尺矣械器備與曰斧鉞弓矢炮銃火藥皆出俸錢儲之矣而最後又聿匹馬靖龍山之寇奇兵解商河之圍火攻殲武定之叛無不冒矢石躬甲冑撫要脅殛渠魁古所稱得一賢守足當萬人師者公之謂矣三載報績爰有今命濟南三十城長吏千里來請予言且貽書

曰三十輻為一轂非轂則輻無以行三十日為一月非月則日無其功公于三十城則轂之行輻而月之運日也已亞之役濟南三十城甚者墮疆邑次者躡郊關縱橫數百里曾無寧宇加以天行洊災旱疫頻仍炒野羣不逞之徒殺人于貨何地幾有二三下吏仰惕功令則亟催科俯訾民艱又殷撫字周章拮据莫知適從賴我公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匪手攜之言示之事諸如設粥厰以惠殘黎正衡量以杜羨耗修陴隍

以壯金湯練鄉勇以資禦侮又如詞訟簡則予民以休息印官缺則遴才以調補章歷之間盜息而路充焉泰岱之間寇戢而民安焉安德之間轉運棘而漕艘行焉商臨之間砥橋捷而妖氛定焉無隸之間趙店焚而畔逆銷焉自非公威畧素著恩信咸孚即二三下吏其何以藉手告無罪而令四境恃以不恐與則今茲之舉匪藉鴻文其何以宣公偉績與余既讀是書而合之曩昔所聳益愈益為公榮也山左為神京股

肱濟南實六郡腹心腹心靜則體氣安股肱寧則元首泰公惟不憚征繕力清羣寇詎惟三十郡邑是為蓋百城實恃保障焉勲名岱峻恩澤溟深則榮在東國天下方北苦胡南苦寇獨少推誠宣力之臣上紓宵旰公既治郡郡安典兵兵捷行將轉漕漕裕富積貯而給軍需于是內清蝨賊外犁庭民樂更生世稱再造則榮在天下漢稱龔魯唐有崔袁宋推曾李一代之興必有良二千石翊佐中興今天子特優異臨民

長吏而公果起家良二千石以賢能特聳從此
秉鉞調羹聲稱皆從此治郡始也則榮在千古
寧唯梓邦紳士與有榮施與以是復三十城諸
君其以余為知言乎哉

賀宋父母內轉序代

余家般陽般陽距歷下才百有餘里以故得聳
其令宋公賢宋公者汝南人也其大父納言公
風采聳望振于一時余猶及知之今令君則固
納言公孫也蚤歲克繩祖武射策高第初仕耿

濟再任徽初三調歷下調歷下者天子軫我東
土蓋欲公以治齊者治歷也治歷二載以比部
郎行時余再奉詔命將旦夕促裝趨矣而歷邑
長吏將以余言華公行夫余言曷能華公行然
余既得聳宋公賢矣曷容無言蓋余槩觀斯世
未嘗不嘆今昔令所遇之殊也昔之令權在我
今之令權在人昔之令其用端今之令其用禁
昔之令境內治即以為功今之令境外不治猶
以為過端城一面誅賞繇已非在我乎手板日

趨功令時怵則在人矣既課桑田亦勸孝友非
用尚乎才急催科又事征勦則用禁矣一堂鳴
琴四郊興頌可不謂功乎方虞伏莽又咎壑鄰
則揀過矣然則今之為令厥惟難哉雖然亦顧
其人何如耳以余所葺宋公方其治歷之初鴻
不集野與鹿不走險與釜不空炊與帑不子虛
與城不壘卵而士卒不脫巾與野不石田而國
中不隳壁與公兩年間扶衰起弊嘉與維新諸
如所稱修城濬池建堂置廨興學修志汰胥息
民扶傷弔孤招移緝畔瘞齒賑餒察獄緩刑未
易更僕數然余嘗亟讀其歷下急呼一書矣琅
琅三策為民請命不啻再作大東真仁人之言
哉今公方入掌白雲司仰佐聖主明允之治三
長吏侍公久葺公之政甚悉其真續納言公之
緒者耶故余受簡擗辭如此若夫余之知公當
其葺納言之風已覘有今日矣以此復三長吏
其以余為知言乎哉

賀錢父母榮膺內召序代王澗湖先生

今天子癸未冬徵郡國循卓吏用脩梧掖柏臺之選山左得若而人而歷下錢公實首列焉徵書既下士民攸服以為朝廷公道大彰廉吏猶可為也余家般陽距歷下不二百里而近以故得聿公治狀比余治兵通州通距霸亦不二百里而近以故得稔聿公鄉聲公蓋蚤歲治田何易又治大戴禮既以妙齡空冀北羣矣公生平無他嗜好好好晰性命家言尤篤嗜陽明良知之旨志存祿養筮仕聊攝之博陵而公弟又復鵠

袍出色聿稱二難上谷談經之士皆祖公為大師云若夫治狀則濟南毓祺孫君之言脩矣孫君余年家友客秋射策大廷擢高第比余奉命綜釐鈔法暇時酤酒挑燈劇飲長安旅邸酒酣盱衡當世人物孫君未嘗不首舉錢公錢公云其言曰鐵山王公稱曰知人善任不虛哉王公再造歷下歷下士民迄今夢寐以之而其大者尤在移錢公治歷一事先是壬午冬初逼山左鐵山公以軍興旁午事無鉅細皆倚辦縣官

必欲勝任愉快無如錢博興賢錢博興廉士民
戴之錢博興明敏而熟于計處大事如細辦難
事若易錢博興鎮靜而有威不猷朴而賦集不
擊斷而盜息是故欲為歷城令無如錢博興賢
章既上天子下廷臣議僉曰可博人攀卧畱之
不得公迺單騎星達歷下當是時也賦已停徵
軍無見餉戍卒有饕殮之呼援師有芻秣之仰
帑乏積貯民少蓋藏無米之炊咸為公難之公
獨假藩司數千緡毫不擾民間一錢維時余從

公共守南城見公號令嚴明惠威並劑書詰關
柵宵守俾堞手不停批判口不倦訓迪凡中丞
直指臺以迄監司守相所下牒檄叢如蝟毛公
無不咄嗟立辦游必有餘由是兩摧燭克保

岩疆固鐵山公計畫之精然皆公左右奉行之
力也氛既遠公迺加意與民休息訟不宿案
牘訟朝朝剖訟夕夕剖民以無冤賦不主鏹鏹
納緡緡受納糈糈受人胥稱便而一意惟盜賊
是詰奸宄是防是以四境風清士民安堵且季

必欲勝任愉快無如錢博興賢錢博興廉士民
戴之錢博興明敏而熟于計處大事如細辨難
事若易錢博興鎮靜而有威不猷朴而賦集不
擊斷而盜息是故欲為歷城令無如錢博興賢
章既上天子下廷臣議僉曰可博人攀卧畱之
不得公迺單騎星達歷下當是時也賦已停徵
軍無見餉戍卒有饗殮之呼援師有芻秣之仰
帑乏積貯民少蓋藏無米之炊咸為公難之公
獨假藩司數千緡毫不擾民間一錢維時余從

公共守南城見公號令嚴明惠威並劑書詰關
柵宵守俾堞手不停批判口不倦訓迪凡中丞
直指臺以迄監司守相所下牒檄叢如蝟毛公
無不咄嗟立辦游亦有餘由是兩摧燭克保

岩疆固鐵山公計畫之精然皆公左右奉行之
力也氛既遠公迺加意與民休息訟不宿案
牘訟朝朝剖訟夕夕剖民以無冤賦不主錕鏐
納緡緡受納糈糈受人胥稱便而一意惟盜賊
是詰奸宄是防是以四境風清士民安堵且季

試荒廢火矣公集羣彥而甲乙之字為密評人為面命而人始知有文學婚姻瀆紊久矣公廉亂民而釐正之豬婁是懲玃艾是殛而人始知有廉耻驕兵在伍庶人在官皆能携勢以相強凌公拷擊之無所避而人始知有法度第訟兄者直兄僕訟主者鞭僕斷以大義不少假貸而人始知有綱常昔人論作吏之要曰清慎勤公賦無耗羨食無兼味被服一如寒士可不謂清乎動遵禮法不以清名驕人可不謂慎乎晨起

坐堂皇中夜理簿書即持手板候長吏批答無停晷可不謂勤乎操是三者以違雖宰天下可矣余故感公再造我歷下而服鐵山公之知人也蓋孫君之言如此兒子從般陽來所言多與孫君合余惟生平治軍以嚴而治財以信今公疆禦不畏可命曰嚴出納惟允可謂曰信公旦夕來長安梧掖栢臺固將遣授即金甌玉鉉亦可佇膺庶幾藉公提命得告成事乎矧內訌孔熾天子方殷宵旰公出其猷畧立葵廓清取諸

陽明之學而足矣毋亦使霸之人曰吾鄉人歷下之人曰吾父母庶以承天子大徵循卓之意乎吾是以服鐵山公之知人而因以服孫君之知言也孫君東歸數日而徵書下又數日而孫君以其鄉薦紳孝廉之言來請余言為公序顧余簿書鞅掌其何以序公之行哉故仍序以孫君之言

賀朱父母榮膺內召序

代郝貢如倩家

直指李公驄馬東臨它務未遑先廉察郡邑循

卓吏首得歷城彤庭朱公特疏入告謂是推誠任事艱苦脩嘗是當不次大用與邊吏埒疏入天子報可廼命主爵者召致闕庭以脩梧掖相臺之選公于是將嚴裝趨命行矣歷下之三老子弟或肖像于祠或勒績于石茲不具論獨其邦之薦紳大夫章縫學士將製幃摛辭以榮公行謂余嘗居歷下宜有贈言余維公之豐功偉伐未易更僕課農勸桑緩徭薄賦與人誦之矣通商惠工柔遠能邇旅市歌之矣修學右文禮

賢養士博士紀之矣推誠御物寅恭協寮贊佐
詠之矣余既從薦紳之後而颺言焉則亦言其
大者大者維何曰任巖邑于人情危疑之時保
殘疆于羣心反側之日焉爾蓋公以朔方望族
筮仕萊蕪會城戒嚴借才彈壓至則誓師泮宮
刺股飲衆爾時義形于色豈不欲滅此朝食以
安此一方民哉顧國步既移獨力莫挽不得不
遵養時晦耳迨偽孽宵遁孤城無主鷹眼未化
人切捲土之思挺鹿時犇咸抱傷弓之懼艸野

羣不逞之徒靡不控弦鳴鏑窺我郊關而二三
殘氓如危巢燕雀旦夕莫必其命矣是以小火
稽首懇公蒞政公廼毅然許可遂與紳衿父老
密定城守之計當是時也劉弁鳴張于東鄙李
寇跳梁于西偏新朝之明綸未至四郊之僭號
頻聳瞋目語難借交報怨是曰無法中澤之鴻
雁未集四境之蜩螿咸鳴風霍皆驚鳥鼠思窺
是曰無人庫藏悉空于胠篋倉儲盡耗于發棠
空釜難炊量沙無術是曰無財公獨以威信孚

賢養士博士紀之矣推誠御物寅恭協寮贊佐
詠之矣余既從薦紳之後而颺言焉則亦言其
大者大者維何曰任巖邑于人情危疑之時保
殘疆于羣心反側之日焉爾蓋公以朔方望族
筮仕萊蕪會城戒嚴借才彈壓至則誓師泮宮
刺股飲衆爾時義形于色豈不欲滅此朝食以
安此一方民哉顧國步既移獨力莫挽不得不
遵養時晦耳迨偽孽宵遁孤城無主鷹眼未化
人切捲土之思挺鹿時犇咸抱傷弓之懼艸野

羣不逞之徒靡不控弦鳴鏑窺我郊關而二三
殘氓如危巢燕雀旦夕莫必其命矣是以小大
稽首懇公蒞政公迺毅然許可遂與紳衿父老
密定城守之計當是時也劉弁鳴張于東鄙李
寇跳梁于西偏新朝之明綸未至四郊之僭號
頻聳瞋目語難借交報怨是曰無法中澤之鴻
雁未集四境之蜩螗咸鳴風霍皆驚鳥鼠思窺
是曰無人庫藏悉空于胙篋倉儲盡耗于發棠
空釜難炊量沙無術是曰無財公獨以威信孚

人樸誠任事夜則躬巡雉堞以警不恪晝則說
警城圍以禦非常而且介馬平龍山之寇分兵
解祝阿之圍殲魁散脅保境息民而天朝之重
臣大吏至矣向使公辭馬而不任任馬而不力
力馬而不終則數萬生靈必至瓦解四方羣盜
必至瓜據縱朝廷奮武大興師旅豈不朝發夕
擒然而疆土之蹂躪士女之流離亦已甚矣則
是公掃清數百里之疆土保存數百萬之生靈
以奉之新朝也此其功詎止冠冕百城已哉固

宜直指李公特疏入告而有今日之命也公于
是將嚴裝趨命行矣且入為梧掖栢臺之選矣
夫車不阻于九折者達乎康莊則逸舟不艱于
龍門者放乎安流則遠客夏歷城之役則所謂
極難耳公猶咄嗟立辦游必有餘而况天子明
聖在上羣工師濟在朝公于是垂紳議事正色
昌言豈不如鴻毛之御順風巨魚之縱大壑哉
浸假九重軫念東國首先向化時遣重臣詢問
疾苦使公繡衣東來駐旌歷下見此皤皤黃髮

總總編氓得無曰此向者所為共安危者也復
陸陳言謂二東神京左臂歷下六郡咽喉無亦
賜復連季以寬此一方民乎是則公在歷而惠
不獨歷去歷而惠猶在歷也余且從薦紳先生
後拜手颺言于靡既矣

賀太守張公祖初度序

今歲冬日南至廼存翁張老公祖初度之期濟
上三十城君咸載幣稱觥馬不遠千里徵余一
言念余庇在宇下自當颺言况重以三十城君

之命雖計事繁業猶中夜挑燈為俚言以致祝
余惟崧岳生申而蕃宣著績周邦有仲而孝友
知名凡厥救時長才皆鍾河岳之靈以濟于世
自周以來漢治近古維時黃穎川龔渤海輩懋
建勲猷海內稱羨今天子銳意古治雅重二千
石之選是故或以臺省出守或以尚書郎出守
優禮倍至誠重之也維我存翁老公祖拔自南
曹驅車濟水望之外補杖鳩之父老懽呼郭伋
新除竹馬之兒童拜舞至則日昇三十城君招

流移而蜚鴻集清伏莽而挺鹿消修陴隍而金
湯固實倉庾而積貯饒虔禱而注雨隨車省訟
而四郊安堵蓋輻納于轂而利有攸逞日統于
月而結為大季迺皇覽佳辰適逢長至之日灰
動重緹其吹義仲調元之管耶繡添弱線其續
山甫補袞之絲耶黃鐘叶律其昌平麟紘之期
耶當其雲繞練湖載應鸞鷲之夢迄今筵開纓
渚迺祝麒麟之詞爾迺映岱岩而列几席挹嵒
水以溉尊壘南極光中快映五馬西池波裡爰
浴雙鳧屏懸故實繪趙忭琴崔之圖曲奏陽春
演龔遂劍犢之事則太守與民樂其樂也迺北
門暫資寇準九重將召長孺行將作朋天子一
人實歌壽愷焉孝友之仲蕃宣之申今再覲矣
以是藉手三十城君

賀王運使母石太夫人初度序

旃蒙作噩冬復月既望之後四日實惟王母石
太夫人設悅之辰令嗣裘璞大夫時方治醴濟
南將掃門開閣服斑斕衣稱百歲觴維時士紳

列羔雁商民具牛酒賁相望于其間太夫人聳
之曰吾奉先刺史教世守清白無使吾家兄弟
怪人薰灼諸凡玄纁玉帛戒閹勿內一唯名公
鉅卿之教言是拜是承大夫受命唯唯于是四
方之頌詞麋至不啻和西母之白雲謠也濟南
司李張君大夫世好也將製錦屏以獻迺徵不
佞之言介太夫人觴余惟州大族世濟其美
者無如王氏昔在栗軒公多繡風高于一代雲
衢公詰戎克相于四朝亦越繼陵公轉餉榆塞

纂史水天而太夫人者則繼陵公之繼配而刺
史石公之女孫也繼陵公方中身元配某夫人
已舉襄璞嶷然見頭角矣而元配不祿葦石門
世有賢媛且貴族迺委禽焉太夫人歸繼陵公
二載而繼陵公捐館太夫人迺褚綦繡洗鉛粉
一意操家撫字遺孤太夫人性勤儉甘淡素晨
必先田僮興夕必後織婢息絮言不及于帷幃
厲聲不加于犬馬尤以刺史家訓時時提命襄
璞君一切米鹽扃鑰諸細務毫不令襄璞君知

襄璞君迺得嵩意鉛槧尋且鵠袍出色聲滿當世矣會新朝定鼎鄒魯之間狷狷如也當事者廉襄璞才望俾守東郡數十城襄璞迺躬御板輿奉太夫人而至東郡則時時長跪太夫人前曰如何而治魯太夫人曰吾不知治魯然吾好織請以絲喻治亂民猶治亂絲不聿以猛以猛猶治絲而棼之也魯之民疲矣母亦蠲煩去苛示以休息乎大夫拜受教于是乎撫熒眈詢疾苦申墾田之令省徼訟之煩而且督芻豆以供

濟師轉糗糗以飽沂卒魯人大悅莫不嘖嘖曰王大夫實我衆人之母也而抑知衆人之母固奉教于衆母之母也哉東郡既平魯人且望三季之成值朝廷謀重足民莫急齶務迺晉襄璞治齶襄璞于是躬御板輿奉太夫人而至濟南則又時時長跪太夫人前曰如何而治齶太夫人曰吾不知治齶然吾好琴請以絃喻大絃急者小絃絕琴瑟不調必改而更張之濟之商疲矣母亦蠲逋招亡無急近効乎大夫拜受教于

是乎招流商貸窶戶蠲股削之汰汰嚴苛之吏
而且罷宿負以寬遺眈定經制以新醴政濟人
大悅莫不嘖嘖曰王大夫實我衆人之母也而
抑知衆人之母固奉教于衆母之母也哉大夫
既集兩地之懽心以事太夫人則今日掃門開
閣披斑斕服奉百歲觴太夫人喜可知也如是
則筦鹽筴之籌即歲添于東海煮滄波之利亦
挹潤于西池衿紳獻頌何殊黃竹之詞士庶稱
觥不異青鳥之舞更值葭灰初動奏瑞律于黃
鍾繡綫始添製象服于褵翟大夫從此但色絲
而補袞闕猶是太夫人攬杼纂組之方調鼎鼐
而劑鹽梅猶是太夫人錡釜烹湘之教則是大
夫之治績皆太夫人成之也鄒有孟母漢有杜
姬太夫人何多讓焉人咸奉以輿誦天必錫以
大年為女宗為母師風示閨範于無疆百歲觴
未可量矣司李拜手受簡曰善敢書之屏請夫
人帷而觀焉

賀喬四尹辭職歸養序

歷城尉耀州喬公佐治歷下者五季歷闖變勦
劇寇保危城署清篆亦可謂勞苦功高矣迺治
已及瓜輒以終養去任歷下士大夫莫不為君
惜焉葉子聿之獨以為君榮數十年來名教不
興彞倫攸斁重廟廊而輕庭闈雖賢者不免故
有非溫嶠之才而甘心絕裾當令伯之苦而不
暇陳情者矣如是則雖三公之爵九鼎之養當
世咸以為榮而君子惜之迺若喬君服官雖卑
而保身則貴去位似辱而順親則榮余蓋嘗亟

讀其乞身之牘矣其言曰親違數載季各八旬
望切依閭情應解組余讀之再三未嘗不為之
咨嗟而長太息也由是言之則此數年來淒霜
苦雨止屋傷弓勢阻各天願窮縮地兩老人有
相慰相憐東望岱岩祝猶來無止者矣及聿其
將歸也則有掃門除徑扶杖振衣霧鵲喧朝金
錢卜夜兩老人有相扶相携望斷夕曛倚門倚
閭者矣及見其已歸也則有慰勞風塵驚心音
貌訴陳遑事疑若夢中兩老人有相驚相喜市

酒烹鷄醢聚一堂者矣君于是獻函山之黃精
上明湖之雪藕長跪而進曰此兒數季來之祿
養也兩老人輟然而笑曰吾子不祿仕吾兩人
焉知此味哉當是時子佗環于膝姻婭賀于庭
君仰馬而觀皤皤然俯馬而眎嬉嬉然四顧而
望雍雍然雖百城之封萬石之祿樂不逾于此
矣豈屑歷城一尉哉吾是以為君榮也歷下士
大夫是以亦莫不為君榮也迺製錦為軸而書
余言于其上以寵公行若夫勦寇之成勞治邑
之美績載在歷人口碑中然矜勲伐與戀爵位
一也吾恐君急于養親而志不在此區區之間
也故畧之

賀謝念峯榮膺藩理序

所貴大丈夫者謨猷懋著于廟堂驩情翔洽于
鄉曲是以相如過成都負弩稱榮翁子守會稽
賓從道舊誠以功名得時而彰情誼緣鄉而篤
觀噐識者逞逞不出國門而定其福履之修遠
焉念翁謝先生清源人也初與其兩難兄遷歷

下金昆玉季咸給事東藩明習法律為後來師
三試皆最上績冢宰府又一年選叅陪京羽林
軍五城篆務更迭代攝恤饒黎戢驕卒民望翁
能歸馬告勞歸里會有寇變值新朝定鼎百度
維新東藩理署鈔簡賢能余曰先生能于是乎
紫薇堂間有先生之位署矣先是自先生來歷
下清源人多從先生來而先生又好下陳榻命
孔尊坐客常滿一葦鶯遷清源人皆彈冠相慶
曰而識東藩司理乎吾鄉人也爾迺鍤金裝錦

索余言為先生壽余維人有一藝成名靡不見
長于世先生惟明習法律以文無害起家始焉
矢其壯猷贊協戎幕既而勅其法律翼坐雄藩
為武為文先生直以名法經緯之矣浸假如先
朝沈鐘故事晉為中執法炳炳琅琅為開國元
功助修一代律令名豈在
終下哉而清源人
猶得艷稱之曰吾鄉人吾鄉人也豈不偉與先
生其滿飲一觴

賀李葱岩長公昭慶榮鎮中甄序

昔在東京班氏父子擅一代史權即大家一女
子耳猶能補葺完書成一家言迺仲升獨奮袂
投筆取封侯萬里外如寄雖虎頭燕額骨相自
殊乎抑由丈夫賦性孤特不願資家世以成名
鄉使仲升俛首鉛槧亦不過希蹤談遷媿薇歆
向已爾安能使煌煌范史特為立傳不以系叔
皮孟堅之後哉我觀肥子李君昭慶殆葦仲升
之風而興者與昭慶者孝廉葱岩先生之子而
大中丞太翁之玄孫也太翁當嘉靖中鎮撫中

州績紀旂常澤存尸祝一傳而蜚譽于成均再
傳而赫聲于戎幕世濟其美長發其祥迺篤生
葱岩葱岩博學彊識癸酉鵠袍出色愈益下帷
經史以外諸如甘石之傳黃岐之術握竒經緯
之秘靡不肄業及之研精蘊奧爾時昭慶方在
髫季從旁闚所讀韜鈴家言心竊慕之趨庭之
暇逞逞操弧射鵠為戲久之遂以善射葦會天
下有事則喟然嘆曰讀書以飾治具耳世方多
難非弧矢不為功安能兀兀窮季株守毛錐子

昔在東京班氏父子擅一代史權即大家一女
子耳猶能補葺完書成一家言迺仲升獨奮袂
投筆取封侯萬里外如寄雖虎頭燕額骨相自
殊乎抑由丈夫賦性孤特不願資家世以成名
鄉使仲升俛首鉛槧亦不過希蹤談遷媿薇歌
向已爾安能使煌煌范史特為立傳不以系叔
皮孟堅之後哉我觀肥子李君昭慶殆聿仲升
之風而興者與昭慶者孝廉葱岩先生之子而
大中丞太翁之玄孫也太翁當嘉靖中鎮撫中

州績紀旂常澤存尸祝一傳而蜚譽于成均再
傳而赫聲于戎幕世濟其美長發其祥迺篤生
葱岩葱岩博聿疆識癸酉鵠袍出色愈益下帷
經史以外諸如甘石之傳黃岐之術握竒經緯
之秘靡不肄業及之研精蘊奧爾時昭慶方在
髫季從旁闚所讀韜鈴家言心竊慕之趨庭之
暇逞逞操弧射鵠為戲久之遂以善射聿會天
下有事則喟然嘆曰讀書以飾治具耳世方多
難非弧矢不為功安能兀兀窮季株守毛錐子

于是決計從戎左右撫軍臺而隸程將軍戲下
掌中甄馬當是時也慈岩則已望氣而居歷下
矣余從歷下諸君子稱觴送賀則諸君子屬余
為侑觴之詞余惟李君之門世文世武中丞之
澤國子之望非不赫奕矣而欽總公獨依戚大
將軍以立身即今孝廉之業非不淹博矣而守
戎君獨依程將軍以著績且慈岩甲兵富于冑
中非不足于武昭慶簡編嫺于冲齡非不足于
文慈岩旦暮雄蜚恢中丞已試之烈昭慶發跡
鷹揚成欽總未竟之猷謀各詒孫武迭絕祖錫
允篤慶猗歟盛哉而况昭慶今方弱冠耳請纓
當終軍之歲封侯在鄧禹之年翻笑班定遠功
烈之遲矣無亦使歷下持衡今古之士攷千載
文武世家于昔得扶風之班于今得肥子之李
羽儀邦家彪炳今古不亦偉與是可為慈岩進
一觴也已

賀趙普字統練親丁序

親丁者何殊其名于衆丁之辭也中執法建牙

一方凡擐甲壯士無慮數千人而獨千取百焉
殊其名而親之則必其朝暮拔尤才出其優用
期其大情居其暱于是殊其名而號之曰親誠
重之也天子張皇六師羽林甲士不下數十萬
矣猶必拔數千人而命之曰禁旅大中丞整治
三軍蒼頭奮擊不下數千人矣猶必拔數百人
而命之曰親丁其義一也丁既親則將是丁者
亦親他旅未集親丁先臨他旅既還親丁環擁
如子弟之衛父兄如左右手之捍頭目故曰親

也親之義何昉乎說在兔置之三章矣既以武
夫為干城好仇而猶終之以腹心腹心者親之
也則抽練親丁之任亶其重哉山左當大軍之
後大中丞有意振作之既以數千人分練各帥
而別儲一營曰親丁而俾普字趙君嵩其任趙
君者舊歷尉也方君之治歷也士民樂業寇仇
屏迹迄今稱賢邑佐者指必首屈焉已折竿于
陵邑哦松于沁源而并州之不能去懷遂還駕
而來歷下歷下于是得有趙君既而防河著績

禦翟有功歷民甫脫患公提一旅首先來鎮
撫之招摽流移屏戢奸宄歷人以安會大中丞
以時方多事司旌輦者不克孤掌自運迺俾公
襄其職公既宜于其職積著勲伐當事日益才
公于是授以親丁之務則公之才足倚任從可
知已公昔佐理花城以治兵者治民故崔苻不
警人勇公聞民如其兵及今克詰戎務以治民
者治兵故士皆挾纊人依慈母兵如其民當事
既心倚公公復感勵自奮由此建元戎旄鉞樹
威四夷孟奠巖疆受知天子天子且腹心倚之
則今親丁之役其小試哉公慷慨有大畧重然
諾愛交遊吾黨人士歲時交驩盃酒和會則今
此之任吾鄙與有榮焉詎當有所贈言故不辭
固陋而為之序

賀謝雲樓榮襲祖秩序

國家重念桐封爰命傳御予之千人軍統以千
兵若干人稱盛典已我莊祖受命而東凡山川
土田亦既甲于它國而儀衛群牧諸司雲從而

至者凡數家執爰前驅丕顯奕世比及邇歲其顯者才四家耳加以匪茹肆虐亾身殉烈鷹揚虎賁寥寥乏人天子即篤念懿親重迺祿位而一二陪臣猶曠厥官軍人戶口誰其鳩之士田疆界誰其耕之出入警蹕誰其肅之不得已藉彼戚畹來董我師樽俎之越識者感之雲樓謝公者鳳樓公之介弟而伯爵公之季父也奉主命逞繩祖職既膺天寵季殊望日南面蒞位絳生薛君與公皆世胤也來徵余言為公侑觴余

迺拜手颺言曰昔在盛時二三君子入則執旄建節以弼厥辟出則撫弱綏眩以總大師間與濟上薦紳家命斗酒結蓮社逞耒于佛山纓渚間由今思之何氣之豪也三兩年來冠蓋蕭然誰備緇衣以衛王宮者公迺應運而起乘時策勲光輔英主軍人戶口得公而無漏籍土田疆界得公而有明算出入警蹕得公而振聲霧且也雲從千人軍年來殘于殘于疫殘于饒亦兇靡子遺矣耽耽望公不啻赤子失哺而依慈

母拊之育之顧之復之以為主上廣干城以為
濟南增保障是在今日矣噫銀貂之貴非不顯
奕矣然而內外攸分史相之權非不尊寵矣然
而去來有數惟此二三家者與國同休所謂纘
戎考而保王躬者豈異人任哉不佞屬在藩籍
受知于公久矣是以不辭固陋而為之序

賀良醫劉慶之遷喬膺獎序

慶之劉君故叅戎百二公子也其先來自邗江
至百二公奮志武闡成進士登壇偉業歷下人

猶能道之維時慶之方弱冠百二公教以穿札
之工握竒之業慶之不肯學即學亦不力顧于
他用世之術多饒為之而尤好究心黃岐家言
百二公嘗責之曰吾以弧矢起家而子志在刀
圭易吾世矣且烏在所謂將門出將者為慶之
勉受教退而語人曰吾輩三世為將道家所忌
三世為醫儒家所稱且將主殺醫主生今天下
殺氣盛矣吾以生濟之豈好異哉聊以救世耳
葉子聿之曰善哉昔班叔皮孟堅有聲詞壇而

仲升獨著功于閩外今百二公亦有聲于登壇而慶之獨隱跡于壺中大抵子弟之賢者必不襲父兄已至之跡而崛然自立以名于世士固有志何可強哉會世屢變亂百二公殉已豈之難論世胄語殉忠皆當有蔭慶之貧不能為且迭經喪亂家道中落迺益精黃岐術其為術也詳于診眎精于咀片和易委曲以盡病者之情以故病者勿藥而喜其業盛于東而漸及于西年來設肆灤源門外既杏成林矣迺移灤源門

內其功下及于同城而上及當路直指李公廉其能予以門額旌厥伐歷下人士不謀而同皆欲軸錦稱觥為慶之壽一曰喬遷一曰開肆一曰上臺之旌葉子葦之將為天臺篇以頌會里中人乞葉子言以侑觴葉子迺從諸親知後登慶之堂飲慶之酒懽呼歌笑迄于酣醉或謂葉子曰君向為天台篇以頌慶之今日飲酒樂甚胡不為慶之誦焉葉子迺索大白徧觴坐客因朗唸于四座之間曰劉郎採藥天台裡秘錄親

承二僊子跨雀蜚來歷下城和丸但挹灤源水
灤源水上池漿歷下城垣一方知君將門種今
廼懸壺藏寶劍佐刀圭征袍製藥囊父未封侯
子作僊黃石親兼素問篇自來醫道如兵法不
負邦江有世傳杏花漸盈西城路鮫館龍來舐
鼎具生怕踈違洞口爽功成長嘯天台步唵至
父未封侯句四座皆擊節僉知非是父不生是
子而慶之之篤志有成遺世獨立也于是四座
皆浮大白咸以大白觴慶之慶之素不能飲以
隼葉今日樂甚遂酌三大白漏下數刻主客皆
酩然而散

詞序

賀劉司李分闈得士詞

有序

稽古咎由有虞士師耳及其矢謨于庭廼陳九
德彰厥有嘗廼知真能明刑人即真能知人人
也亦越尼山為文明祖然其官為司寇而志在
春秋說者謂其筆削之際游夏莫贊一詞夫丘
明一盲史猶能綜二百四十季行事著內外傳

若干言况彬彬武城之長西河之師乎漢世醇
儒厥稱江都然惟繁露一帙擅竒西京宋之介
甫至詆為斷爛報以故舉及匪人相業亦墮由
是而觀操弧者不知春秋則不能正議匡時司
衡者不知春秋則所舉不必賢而賢者不必舉
是故六經皆取士之書獨至為春秋家言者其
人孤雋而英特其文清潔而明肅其服官也端
亮而果毅雄爽而峻拔夫以端亮雄爽之倫而
取孤雋清潔之士無怪乎其鍼芥投也已吾鄉

近聖之居學士家率習所謂雅言者至素王經
世大法肄業及之有如晨星年來韶俊之流志
以匡世濟時為務于是麟業嵩門遂未易更僕
今歲天子念東士多材廣額八人而春秋經房
得孟其一直指使者遴郡邑吏之能為春秋者
得司李劉公劉公者南宮大儒也自其王父以
三傳為鉅鹿大師而太翁遂以庚午大魁起家
東平刺史迄今東平人尸祝之未艾也而公之
魁於鄉也亦以庚午歲竒矣比庚辰射策高第

司李東昌仕同宣尼司寇之官治近太翁東平
之地抑又竒矣公入闈爬羅搜剔務盡譽俊而
簡登之一斥憐才至意蚤已天地為昭又况公
目光燁燁作岩下電耶宜其弘長風流得人稱
獨盛也及撤棘而獲雋凡六人環侍公側儼如
魯司寇居而游夏侍者無何公且入覲彤墀將
無如咎由所矢九德彰嘗者乎而六人者或六
德亮采或三德浚明膏雨寰區悉公潤澤而天
子咨宅揆故事岳牧師錫念茲在茲邁種德矣

豈非明刑為知人之左券而麟經為持世之寶
鑑耶公持此相天下士可矣余之頌公曷有極
哉茲但以六子之請序其事而系以詞耳詞曰
葱葱佳氣南亭曲蚤秘得獲麟錄出隨繡斧
佐明刑重覩臯陶問淑威震荏苒頌揚芹藻文
武皆公屬琳瑯寶氣咸相觸嶽樓上觀朝旭
孫陽一顧驥群空徧識一時驂駟佇看師弟彈
冠結綬共調明王燭右調御銜行

賀郝父母分闈得士詞有序

余嘗曠觀我朝文運大抵國初風氣自南而北
若宋文敏楊文貞項襄毅輩皆鍾江漢間氣而
江北亦同風日起近來風氣自西而東若薛文
清喬文毅王端敏輩皆襟雲晉英華而海岱亦
引領而興吾於蕙實郝公益信已我公奮跡晉
中已魁西魯乘銳而發高踞中原文章氣誼不
齒阿東鳴鳳治阿有聲報績中丞直指臺中丞
直指臺以為能劇轉瑕丘會今天子之十有五
季造士之典五行敷天廣額以山左多材較昔

算得益八人直指君仰承朝廷德意其于房官
掄文之選不以邑之大小而以文望素孚者為
良不以俸之久近而以政績赫奕者為雋于是
迺庶得公公自入闈來竭力殫心刻畫膏夜出
獨闈之神魚券隔幕之雞價不啻歐陽公之于
眉山氏覩翼封而立朝之事業勛名瞭如指掌
也及撒棘所得果盡名下士首則吾郡平原劉
生逞闈固已收復已拔之二十人中矣今復列
公高足將偕其同門稱贊于公而索余言侑公

觴余迺喟然曰文章有神交有道奇文之遇奇
識豈偶然哉譎衆之夫率歸之于祿命彼夫世
無荆和則崑璞匿采時無伯樂則騏驥咽鳴安
在奇珍之必遇波斯乎士所以有知己之感也
之五子者雖學窮二酉筆燦七襄使非公冰鑑
淵泓丹藜夜炳安能放百寶光作光明拳哉藹
藹吉士悉在公門薛文清喬文毅王端繁輩不
得嵩美于前矣五子者出而與公共圖寓內公
補衮五子為之理其絲公調羹五子為之漑其

鬻羽翼明時垂馨來許俾後之羨此五人者皆
曰此陽曲郝公之所收也公之譽問不既多乎
哉吾既喜吾鄉之得人而慶公之知人能得士
也于是序其事而系之詞詞曰 瑞雲環繞崑

山岫喜桃李紛如繡海岱群英咸入彀孫陽一
座驂駟駟駟千里爭馳驟 都門柳色春明候
藜閣上允分透携得御烟香滿袖一時師弟同
調鼎鴈指日昇平奏 右調青玉案

賀節推李公祖初度詞有序

觴余迺喟然曰文章有神交有道奇文之遇奇
識豈偶然哉謗衆之夫率歸之于祿命彼夫世
無荆和則崑璞匿采時無伯樂則騏驥咽鳴安
在奇珍之必遇波斯乎士所以有知己之感也
之五子者雖學窮二酉筆燦七襄使非公冰鑑
淵泓丹藜夜炳安能放百寶光作光明拳哉藹
藹吉士悉在公門薛文清喬文毅王端繁輩不
得崇美于前矣五子者出而與公共圖寓內公
補衮五子為之理其絲公調羹五子為之溉其

鬻羽翼明時垂馨來許俾後之羨此五人者皆
曰此陽曲郝公之所收也公之譽問不既多乎
哉吾既喜吾鄉之得人而慶公之知人能得士
也于是序其事而系之詞詞曰 瑞雲環繞岷

山岫喜桃李紛如繡海岱群英咸入彀孫陽一
座驂駟駟駟千里爭馳驟 都門柳色春明候
藜閣上光分透携得御烟香滿袖一時師弟同
調鼎鴈指日昇平奏 右調青玉案

賀節推李公祖初度詞有序

逞余讀崧高詩維岳生申事謂是文人弄竒耳
以今觀之天生救世名人必得河山之氣迺能
黻粉皇猷衽席黎庶世人高其勲德相與神異
之以為僊人彼世所稱僊人不過餌朮茹芝長
年久眎已也然志在遺世者率能為之所貴乎
英詰者亦救世為難耳今夫醜淨攙槍刑清貫
索屬之廣成子乎屬之于定國乎案牘風清肺
石靡憾屬之王子喬乎屬之徐有功乎以是益
信救世名人必得河山之氣而崧岳生申吉甫

所頌匪誣也如我安翁李老公祖冠冕南州平
衡東土翊繡斧讞百城遐邇稱平馬會攝郡篆
庶績咸熙入較棘闈所得盡名下士桂香馥室
桃蔭盈階公于是時適逢初度宇下諸生所為
稱觥為公壽也迺颺言曰伯陽之生曰李而理
官之初亦曰李則知棘寺清風即帶函關紫氣
而好生洽民心即長生授僊籙也則烏知散脅
赦青非放鴿之仁耶息潢靖苻非懸弧之應耶
躋衆春臺非即蓬萊方丈耶西巡河干東歷滄

海非即朝碧落暮蒼梧耶如是則朱艸紫芝不
為異交梨火棗不為鮮玄鹿白鳥不為奇麟脯
豹胎不為珍而盈門桃李繪公壽圖萬井桑麻
列公壽譜由是入佐綸扉調和玉燭或以為黑
頭公或以為地行僊天子且為之歌壽豈馬則
信乎救世名人必得河山之氣而崧岳生申吉
甫之頌匪誣也四生者分光南壑挹潤西池願
矢好音庶以當肆好清風之頌矣而其詞曰
清颺銷積燠正桂萼生芬新籥方熟使君值初

度喜檻外烁光芳蘭蕞菊息沾黍谷幸再見臯
陶問淑盡東人滿地謳謠佇望金甌立卜欣
祝桂香繞膝蘭契譚心酒盈千斛夜良秉燭歌
韻遠梁塵謾喚伶人且自停聲按拍莫唱人間
舊曲歌士紳屏上新詞一清絲竹 右調瑞鶴
僊

賀司馬陳公祖初度詞有序

公之治濟南郡蓋三當初度云屬在知愛得以
一卮為壽唯是既乏緋桃火棗又鮮金碧丹青

仍度下里之曲以侑公觴而先為之序曰稱觴于僊人之前曷稱乎曰僊蹟矣稱觴于薦紳之前曷稱乎曰治蹟矣曷言乎稱治蹟焉爾今夫世之慕僊人者曰三神山五城十二樓酖顏鶴髮餐霞吸露于于爾睢睢爾然當時方業胙吏鮮長才資其運斤解厥盤錯此屬之王子喬乎屬之劉穆之乎胙石不霏桑扈啄粟吏期不對民自無寃此屬之綺里輩乎屬之于定國乎禮樂漸湮俎豆失色宮墻載堊鍾鼓丕新此屬之

廣成子乎屬之文翁流乎由斯以譚則救時能吏即度世僊人而所謂三神山五城十二樓者不在海上日邊而在製錦鳴琴地也我公自濮濱來佐濟南郡蓋三當初度矣公佐濟南郡者也而不獨佐濟南郡者也泰山德水皆巖邑也州牧弗能厥官大中丞直指使者難其人使公守德而安德治使公守泰而泰山治德當漕艘之衝五方市僧環集泰為香火名區四方亡賴子弟走利如鶩日以持挺相攻擊為事公至而

河濱無警山霽無恫于是大中丞直指使者交以為能無何黃堂一席虛數月矣司李一席虛數月矣以至糧馬重務皆虛無人甚且齟政久弛而歷城令又以覲行公當是時才清崔苻旋理析楊朝入而修二千石之政暮出而飭百里之務以至持籌而算積貯數馬而計駢駮縮符纍纍咄嗟立辦于是大中丞直指使者交以為能數登薦書其攝歷篆也履畝徵車者宥千餘家驩聲雷動其攝郡篆也二十年疑獄一旦經

雷雨之解此與世之放鴿延生者功德豈啻倍蓰哉况舜廟祭器廢缺則修之孔廟樂器廢缺則修之敬共神明神必福公在歷則助餉五百緡在郡則助餉千緡忠在天子天子必福公詩曰神之聽之式穀以女又曰其德不爽壽考不忘公其有焉矧鳳毛岐嶷十歲稱五經笥行將橋梓同調梅鼎矣且東國亦仕國也藩臬庶司節鉞重任公恢恢游必馬則在濟南而當初度寧獨三哉屬在知愛得嘗以一卮為壽矣于是

度下里之曲以侑公觴也云爾而其詞曰詞缺

賀劉鶴洲總鎮二東詞 有序

大元戎鶴洲劉公新奉簡命全鎮山左開府清
淵亦既迅掃寇氛總節旄而蒞幕府矣余兄弟
從舅氏王公後稱觥載幣躋公堂而為壽焉屬
當有致語侑觴余不容辭因為之序曰余之初
獲侍公也則于肖吾舅氏所肖吾公與鶴洲公
宗譜同意氣同其英畧亦無不同余因得以稔
聳公之風槩公少負奇氣學書既成數奇弗偶

遂發憤投筆甫弱冠而膽畧已聳于天下諸如
黔陽之役單騎而解重圍榆關之役八面而奏
長技蘆溝之役挺身犯難報命都門此猶其在
異境者即如萊城八月之圍奮敵賊衝傷指罔
顧戊寅冬日之變分防東魯寇燄宵奔此猶其
在遄歲者又如客歲游饒揭竿四起嗔目語難
莫敢誰何當時起公田間采入其阻斬殺數萬
人四境以寧即公拜命以來弗暇蒞任而大盜
李青山聚徒數萬橫劫漕艘公簡鐵騎轉戰梁

度下里之曲以侑公觴也云爾而其詞曰詞缺
賀劉鶴洲總鎮二東詞有序

大元戎鶴洲劉公新奉簡命全鎮山左開府清
淵亦既迅掃寇氛總節旄而蒞幕府矣余兄弟
從舅氏王公後稱觥載幣躋公堂而為壽焉屬
當有致語侑觴余不容辭因為之序曰余之初
獲侍公也則于肖吾舅氏所肖吾公與鶴洲公
宗譜同意氣同其英畧亦無不同余因得以稔
聳公之風槩公少負竒氣學書既成數竒弗偶

遂發憤投筆甫弱冠而膽畧已聳于天下諸如
黔陽之役單騎而解重圍榆關之役八面而奏
長技蘆溝之役挺身犯難報命都門此猶其在
異境者即如萊城八月之圍奮敵賊衝傷指罔
顧戊寅冬日之變分防東魯寇燄宵奔此猶其
在遑歲者又如客歲游饒揭竿四起嗔目語難
莫敢誰何當時起公田間采入其阻斬殺數萬
人四境以寧即公拜命以來弗暇蒞任而大盜
李青山聚徒數萬橫劫漕艘公簡鐵騎轉戰梁

山斬首數萬俘獲數千青山僅單騎遁旋以成
禽川無滯漕途無驚旅寇皆賣劍農盡服縛於
都鑠哉蓋無前之烈也而公顧口不言功恒與
賓客橫槊賦詩雅歌投壺四筵既敞八叉遂賦
今夫中原豪傑四夷魁黠聳公之折衝禦侮霆
擊颺發絕以為叱咤雄風矍鑠夙望豈知公固
白面玄髮翩翩雅度也哉昔終軍文士也而請
長纓杜預名帥也而註左氏陳仲醇廼謂將軍
翔文章之府書生躍戎馬之場謂是別致以今

觀之政本色耳即如僉憲丘公起家賢書殲
寇盜我公致身大帥克嫻藝文今方共事清源
將所謂文武吉甫萬邦為憲者非歟邇來朝廷
擢武科以梧垣晉直指以嵩閩如我公之豐功
駿績豈獨我東土是為將練此十萬人者一舉
而清內訌再舉而殲匪茹天子將剖符錫券帶
礪與盟即晉揆席調玉鉉公固于東山中辦之
久矣猗歟盛哉還憶我東國相臣接踵而鷹揚
奮起惟南塘戚公一人公起而與之競爽使人

謂吾山東不獨有相也煌煌溟岱載錫之光則
禁在山左今天下即號多才然使兒女知名

識幟睨眦中原指應首屈使海外皆知我中
國有人則榮在當世聖主中興代有虎臣今天
子早暮拊髀每飯不忘鉅鹿公應運而起克奏
膚功將與漢霍驃姚唐郭汾陽宋狄武襄各擅
美譽于當代則榮在千古詩曰肇敏戎公用錫
爾祉公殆肇之矣則今日稱觥載幣躋堂為壽
者寧直葭莩之末與有榮施已哉舅氏謂余能

詞因不恥固陋作滿江紅一闕為公侑一觴云
詞曰詞缺

賀侯將軍榮鎮通營詞有序

會城南界實惟岱麓迺泰安歷城長清肥城萊
蕪五郡邑接壤地各郡邑遠或百里近亦五
七十里一旦有警諸郡邑長吏輒有鞭長不及
馬腹之嗟即驅鄉勇搜捕此追則匿彼彼追則
匿此苟倖境內無事寧甘以鄰為逋逃藪當事
患之萬曆末年盜賊竊發兵使程公迺特設鋒

營永鎮南鄙其制以五郡邑丁壯合爲一營官俸軍需咸取給五郡邑寇盜不起穡人成功利一五治合營積弱爲強餉分而邑不困利二銷萌禦侮而本治鄉勇不煩調發利三五郡邑有急皆得提一旅遑援疑兵設而主兵之守益堅利四上其事于天子天子報可于是柳埠有神通營之設營曰神通緣寺命名蓋其公署雖在鎮而演武場則實在神通也數十年來官肅于職士恬于伍民安于野遠近稱便壬申遼畔藉

此旅遑佐勦功事平遂不復置已卯警後揭

竿之夫徧于郊原鄉人苦之白其事于兵使者且以中堅侯公爲請維時謀此役者實繁有徒兵使者曰舊制宜復謀始宜慎今使亡賴子弟剽劫鄉曲民之害十若使無制武夫魚肉保聚民之害亦十恐令新脫兵燹之氓供乳臭小兒之刀俎哉侯中軍老成勤慎且世官宜命以遑夏六月于是侯公遑蓋當是時厥難有三千戈之餘軍額多虛而盜賊竊發倍于曩時合擊則

衆為犄角以要我分之則勢益輕而用功則難
在賦之未復郡邑長吏咸嗟仰屋嚴師律則兵
苦枵腹緩軍法則民嗟侵凌則難在餉之未充
且也衙署就圯僦居荒寺營房胥廢寄寓民間
兵民襍處易生嫌隙則難在制之未定公曰我
固有以劑其難者厚恤乎兵則兵不譁嚴防乎
兵則民不擾再閱月屢獲劇寇潛消亂萌一方
之民不苦青苗掠劫之慘方內無事迺亦有爍
于是相謀稱觥為侯公壽劉扈二君知余與君

莫逆來請余言余不容辭迺思侯公以燕山世

胄其先人以元戎勦 **忠**于所事公繼其業守

疆翦畔多著勞伐其以靖我南鄙直由此奮庸

北靖 **南**靖寇綰大將軍之印以鎮我歷下無

寧茲南方之民猶曰此我侯公也公亦大錫此

邦哉先為滿江紅詞為公侑一觴云其詞曰色

動旌鼙看六月南征建旄蕭寺倚竒山秀水師

于之試磨劍還資萬筮水更揮旌遙映紅崖日

喜岱陰百里靖萑苻盈百室擊勝鼓谷聲遞奏

凱唱梵音急向黑風較獵整齊心力鄰叟送來
 新釀酒傾錦川徧令軍人吸待功成為子作饒
 歌三千字

灤函七卷終

書